

石景山“霍乱”爆发的真相

●陈康



伪《新民报》刊登石景山“霍乱”消息

1943年在石景山地区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“霍乱”大流行，霍乱是由血清型01的霍乱弧菌引起的。霍乱菌能产生强烈的霍乱毒素，最常见的感染原因是饮用被病人粪便污染过的水，可引起分泌性腹泻，一直腹泻不止，易于扩散，造成大量的死亡。霍乱菌存在于水中，被日本人称为“虎疫”。

这场“虎疫”是1943年9月8日在石景山地区发现的，短短的几天内，其发展的速度迅猛，道路和村落的两旁及附近倒卧的病人和已经咽气的人到处都是。到9月16日伪《新民报》刊登出一条世人震惊的消息，大标题为：

石景山虎疫危险地区

副标题是：(北)京市与石景山遮断交通五日 因石景山地区已成虎疫危险地区，决自十六日起五日间，实施北京与石

“万人坑”特指日本侵略中国时，大量屠杀中国人后将死者堆在挖的坑中，集中掩埋，有三种形式：1.在日伪统治者残酷与压榨下死难的中国人，如辽宁阜新万人坑；2.屠城，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；3.日本法西斯统治下对某个矿山的劳工进行非人的折磨而死的，如山西大同煤峪口万人坑。北平沦陷后，在日本统治的八年间，也对中国人进行

了灭绝人性的迫害，在北京周边留下了不少万人坑，其中仅石景山地区就有三个较大的万人坑，主要都是在石景山制铁所周边，原来是制铁所挖砂石时留下的沙坑。在日军管理统治下，八年来，仅在制铁所被残害致死、因霍乱染病致死的中国劳工就有几千人，这些死者全部被埋葬在厂区周围的这三个万人坑中。

1943年北京霍乱大流行究竟是谁所为

景山间交通遮断，除直接与防疫有关人员或持有军方许可运输军粮者可以通行外，一律不准通行。“北京警察局以石景山地区发生真性虎疫，援助西郊区分局，对界内各路口实施严格检查，对该处来人，一律拒绝入市。”

关于这场霍乱在石景山的流行，我区各种著述中都屡屡提到，如关续文在《虎疫防治中的万人坑》中说：“1943年9月，石景山制铁所当局，由于对矿工们实施了敲骨吸髓的榨取，生活苦到了极处；制铁所的环境卫生也坏到了极处。此时，气候阴晦，宿舍(窝铺)泥泞，蚊蝇遍及，拿食窝头如摘蜂窝，如是终于酿成了一场流行性霍乱(日称‘虎疫’)病害。”、官庆培等都描述了霍乱流行在石景山所造成的悲惨境地，但都没有提到霍乱发生的真正原因。

众所周知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然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，日军设在黑龙江平房地区的731细菌部队早已臭名昭著。而日军不仅在黑龙江设立了细菌部队，同样在华北(北京)、华中(南京)、华南(广州)也都设立了细菌部队，对外称防疫给水部，实际上就是秘密的细菌部队。在北京设立的称为“北支甲1855部队”，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(登户研究所)，受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。对外为掩人耳目，称作“151兵站医院”、“西村部队”，主要执行的是防疫给水及细菌武器的研发，包括了研制和生产鼠疫、伤寒、

痢疾、霍乱等。部队长先后有黑江、菊池和西村英二，在西村英二任上，这个细菌部队的名字从“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”改名为“北支(甲)1855部队”，又称西村部队，这是日军在中国继731细菌部队之后建立的第二支细菌部队。

神乐署，内设三个部门，称为课，第一课是卫生检验课，第二课为细菌生产课，它设有第一、第二细菌生产、血清、检索、培养基等6个室。第三课是细菌武器研究所，这个研究所下设有三个工作室，第一工作室负责跳蚤生产，第二工作室为苍蝇的生产及疟疾的研究，日军在占领北平后，就非法占据了前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(这是战前我国最大的血清、疫苗研究机构)。既接管了该所，便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，扩建为大规模生产细菌(生物)战剂的专门机构，日军自己也承认“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，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，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。”并宣称“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霍乱菌，有了这些霍乱菌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。”第三工作室是鼠疫的生产和实施播撒，那么发生在1943年的北京霍乱大流行究竟是何人所为呢？

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在《侵华日军华北(北平)北支(甲)1855部队的概论》一文中提到一名日军战犯在1954年供认：1943年8月流行的霍乱极可能是甲字1855部队所为，因此也认为石景山地区爆发的霍乱就是由第三工作室实施播撒的。有

人考证，日军很可能是在井里投放了霍乱菌，才造成了大规模的传染。甲字1855部队在1943年上半年抛出了一份名为《霍乱预防实施计划》，在“预防”的外衣掩护下，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，早在霍乱爆发前的7月，西村部队的军医就对230名卫生下士官候选人进行了两个星期的霍乱、伤寒、赤痢菌的检索教育，但始终没有找到甲字1855部队实施播撒令人信服的证据。

而近年来，却有更多的资料披露，在沦陷期间，北平还存在有另一个更为秘密的日军细菌部队，他们对外称为“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”。这实际是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基地，它的职能和绝密程度甚至要高于北支甲字1855部队，有关它的资料极少外泄，仅仅1944年在日本召开的《第18回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示说要旨》中提到了这个秘密的细菌研究机构的存在，它位于北平西四羊肉胡同12号。按这个秘密基地的九贺三千马、绪方正一、官野次郎作的《关于北平1943年夏季六七月份下痢症研究报告》中提到的“下痢症”正是我们所说的霍乱。因此极有可能1943年北平霍乱大流行正是“华北交通保健科学研究所”是始作俑者，也许并非是甲字1855部队所为。

据伪北京市外区特别防疫事务局统计：9月1-18日，仅在北平市外区(含外一、外二、外三、外四、外五区)经便检确诊的霍乱患者就有123人，未经便检者难以计数。

虎疫在石景山扩散

北京城里的霍乱流行，9月8日首次在石景山地区发现，据昭和十八年(1943)九月号的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记载：

“北京方面的虎疫，蔓延到石景山制铁所，9月8日发现，在苦力中有两名病患者。次日，又发现三名，且有继续发生的可能。因此，本社、所立即采取紧急对策，在石景山作业所内，设立了防疫团，以期做好彻底防疫。”

“鉴于虎疫的发生，北京市的开业医生及北京行政学院对防疫工作进行了支援，并为作业所所属的社员、工人及苦力实施了预防注射。对患者及保菌者(带菌者)实施了隔离收容。同时将作业所场地，全部作了彻底的清扫，还进行了驱除和灭杀苍蝇。”

伪《新民报》报道：“截止到10月底，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、死亡1872人、路倒死亡92人。”1855部队派出了250人的候补下士官到街上检查，一旦发现有人染病，就加以拘留或烧死或活埋。凡是霍乱病人都被锁在屋中，自生自灭。

在霍乱传播到石景山地区后，日军“同时在皇军、宪兵、领警及支警的统一指导下，对附近村落进行检查，对检查出来的患者实行隔离，并切断附近村落交通，以防病毒的传播。”

据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言：“为了做到爱护村民传染途径的自治隔绝，委派了爱护会设立了石景山地区华人病患者收容所，并对传播病菌媒介—苍蝇组织了收购，已购到一百十六包的成绩”等等。

从以上《新民报》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的报道来看，日伪在石景山地区发生霍乱疫情后，表面上看确实是采取了一些措施：

1. 阻断石景山与北京市之间的交通，只允许与防疫有关的人员或军方许可的军粮运输车方可通行。

2. 设北京市警察局布置警力在界内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，对从石景山去市里的人一律拒绝入市。

3. 委托工业地带爱护会在本辖区内设立当地华工患者收容所。

4. 组织收购霍乱的传播源—苍蝇。

5. 给全作业所的员工注射疫苗。

6. 彻底清扫，保持卫生。

但实际上日本人真正的用意是：

1. 要维持石景山制铁所的生产能力，以确保军需之用。

2. 防止霍乱传染到日本人。

从他们所采取的非人手段就可以看出：

1. 要求一切病患都实施“强行隔离”。

2. 在制铁所成立“防疫团”。

所谓防疫团，实际上他们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野蛮的，防疫团在制铁所的日军、警防团配合下，在所内及周边村落全面搜查，从中只要发现有病患，无论是不是霍乱患者，也不管病情轻重缓急，都强行押、抬上车，扔进万人坑，撒上石灰，把人活活呛死。

工人孙京华得了肠胃炎，拉稀卧床，防疫团来了后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踢门就进，强行把人带走；工人邢小喜连日加班，又饿又

累，晕倒在厂门外路旁，被防疫团看见，扔进万人坑用白灰呛死；童工李护国得的是黄疸病，病倒在窝棚里，被工头金本看见了，就派人强行抬到了万人坑。工友看他可怜，偷偷地把他放在榆树棵子下，到了晚上，李护国被凉风吹醒，自己爬了出来，才捡了条命。

这场从9月8日-9月24日波及石景山地区的霍乱大流行，给石景山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据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记载：“自从虎疫发生以来，真性患者(实际)八名，(其中死亡日人二人、华人四人)、保菌者(带菌者)三十四人，疑似患者十七人(其中死亡华人一人)，合计：五十六人。”究竟在这次霍乱大流行中石景山地区到底死了多少人，应该说是没有十分准确的数字，有的资料说达5600人，有的说在整个霍乱疫情期间，制铁所共减少的工人至少有5600人，按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对9月11日一天从事建筑行业的十大社的调查来看“义和祥包工柜苦力有44人因病隔离(即扔进万人坑)，有250名逃亡(失踪)”、“在沙石场180名苦力，42天内隔离为136人，其余44人全部失踪。”

如按《北支那制铁月报》称虎疫流行期间，与霍乱有关的患者有58人，但实际上在此期间无论是否染上“虎疫”、无论死活的人，只要有病的都被扔进万人坑致死，具体死者的人数是难以计数的。

(本版材料由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提供)

